

怪异如都市《山海经》  
离奇似现代版《聊斋》

# 正奇录

作品  
WORKS  
SEE  
CONG  
QI  
从  
正  
录

壹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事录. 1 / 蛇从革著. —长春: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1. 8

ISBN 978 - 7 - 5463 - 6671 - 5

I. ①异… II. ①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58981 号

## 异事录 壹

---

作 者 蛇从革

责任编辑 周海莉 乐 琳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9

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---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 - 18 号底商 A222

邮编: 100052

电 话 总编办: 010 - 63109462 - 1104

发行部: 010 - 63104979
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---

ISBN 978 - 7 - 5463 - 6671 - 5 定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 - 63109462 - 1104

# 目录 CONTENTS

## 第一章 墓地笳声 /1

一个无所事事的保安，为了凑一个貌似和自己无关的热闹，卷入到一场离奇的家族灵异事件。身处其中的保安无奈发现，自己竟然是这个诡异恐怖事件的主角，要做一件比噩梦更恐惧的事情。

心惊胆战的保安甚至发现，这场事件竟然有极为冷酷的隐情。甚至，还能看到事件背后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操纵者……

那个保安，就是我。

## 第二章 阿金的恐惧 /30

永恒的诅咒。永恒的绝望。

什么是咒语？为什么咒语会起到让人无法解释的效果？

一个古老的咒语，纠缠着一个家族，族人会面对何等恐怖的遭遇？

幸存者侥幸逃生，背井离乡，却在挥之不去的诅咒的笼罩下，精神趋于崩溃。

### 第三章 借命 /47

莫算命。

命里有时总归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命富贵，何须算；命若薄，算愈薄。

这世上，什么都能交换。道德、权力、美色、地位、感情……

然若是命换了，会发生什么？

### 第四章 森森溶洞 /77

地下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？

深埋入地下的溶洞里，会有什么未知的东西存在？

人类的贪欲，和神秘的生物相比，哪个更可怕？

古老的祭祀，究竟是为了一个什么目的？祭祀的牺牲，为什么非要是人类？

### 第五章 走胎 /148

疯子和王八，终于见到了两个来历莫测的高人。

来人是正是邪，为何而来？

疯子和王八不知道，在见到他们后，自己的命运已经在开始发生改变。

### 第六章 失魂记 /235

疯子在七月十四为什么不敢出门？草帽人到底是谁？

疯子和王八在七月十四会经历什么？

赵一二的身世，到底有什么不能告知的隐秘？

看了就知道。

## 第一章 墓地笳声

一个无所事事的保安，为了凑一个貌似和自己无关的热闹，卷入到一场离奇的家族灵异事件。身处其中的保安无奈发现，自己竟然是这个诡异恐怖事件的主角，要做一件比噩梦更恐惧的事情。

心惊胆战的保安甚至发现，这场事件竟然有极为冷酷的隐情。甚至，还能看到事件背后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操纵者……

那个保安，就是我。

**这**是我们这边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，现在，故事的主角就坐在我的对面。而我，仅是一个记录者。为了叙述的方便，我将以第一人称的方式，记录下他所说的故事。或者，这仅是民间故事而已，下面，故事开始了……

1998年的冬天，三峡坝区发生了一件异事，尽人皆知。当时我正在坝区一个商场里当保安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别人说起打箎乐，我没放在心上。我以为是什么民间艺术表演，或者说是哪个打箎乐的班子，打得好，打出色了，专门演奏给别人听。

这个打箎乐的班子是一整套乐队，专门为死人在葬礼上演奏的，唢呐、钹、平鼓……还有一些我说不上名称的乐器。例如上了央视的长阳撒叶儿荷，也是专门在葬礼上跳的。说不定，政府有意想保护这民俗文化亦未可知。

当然这是我的妄想，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

那些人说的听打箎乐，并不是听哪个演奏班子表演，而是听坟墓里传出的箎乐声音。

这个事愈演愈烈，三峡坝区的居民，基本上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情，每天晚上都有人去听那个箎乐声音。

听说晚上跑麻木（三轮车）的都不在镇上做生意了，专门载人去听箎乐，生意红火得很。有的人更是包中巴车去听，至于自己骑车开车去听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那些晚上去墓地听了箎乐声音的人回来了，就把这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别人听。说得恐怖极了，旁人好奇，晚上也纷纷去听。

打笛乐声音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问了一个营业员，她刚好是当地人，她去听过，对我说：“那个墓地一到半夜 11 点至 2 点不等，就会传出打笛乐的声音，从……坟墓……地下……冒出来的……声音……哦……”这女孩子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，想吓我。

我嗤一声，根本不屑一顾，我那时候胆子蛮大，根本没想到这件怪事会跟我扯上关系。

这事闹了半个月后，传得更邪乎了。人都是好奇的，什么事情都喜欢刨根问底，这打笛乐的事情又有新故事出来了。那个营业员天天在商场里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跟新闻似的，每天播报。

听她说这打笛乐的声音可不是无缘无故传出来的。现在大家已经知道，是一个新添的坟墓里传出来的，那个新坟是一个老太婆的墓穴。

这个笛乐声音已经闹腾了二十来天，那个老太婆下葬了刚好一个月。从头七开始，她的坟墓就发出笛乐的声音。

至于为什么是这个老太婆的坟墓出怪事，那就说来话长，要从老太婆是怎么死的说起。

那个老太婆不是自然死亡，而是自杀。是跟儿女吵架争执后，上的吊。

那个老婆婆家里条件应该是不错的，儿孙满堂，生活富足。平时收拾一下自己的菜园子，也就没什么事做了，天天就等星期天去教堂。

老婆婆信教，信就罢了，还隔三差五给教会捐钱，她的儿女就有意见。本来老婆婆一点私房钱，是可以留给子女当遗产的，这下可好，都送给教会了。子女就对老婆婆信教有怨言。

为这事，老婆婆和子女吵了很多架。吵得厉害的时候，听说还和儿媳妇动了手。

老婆婆死前一天，和儿子女儿又大吵了一架，第二天就上了吊。本来老婆婆身体蛮好，若不是因为这个事情，老婆婆估计还要活十几年。

老婆婆死了就死了吧，家人就安排后事。下葬的时候，一个不知道从



哪里来的教徒在老婆婆的坟坑前大喊，数落老婆婆子女的不孝，最后还诅咒：“你们看着，你们等着，你们会受惩罚的……”

老婆婆的子女气不打一处来，就要上去把那人揍一顿。在他们看来，母亲的死与信教有关系，恨得咬牙切齿。那人一看形势不对一溜烟地从山上的小道跑了。

然后就出了坟墓传出打笛乐的诡异事情。从头七开始，每天必传出笛乐声音。

我听了那营业员的叙述，终于受好奇心的驱使，也向领导请了个假，不上夜班专门和一个同事坐麻木去听笛乐。

晚上 10:30，我和同事找了个麻木向墓地驶去。

从幺棚子乐天溪大桥的地方离开省道，往乐天溪上游走，乐天溪的景色在白天是很不错的，蜿蜒的溪水从崇山中流出，到幺棚子汇入长江，入江口正在西陵峡的黄牛崖江对面。山色风光，在白天看着就旖旎，可是到了晚上，人在小路上走着，看着陡峭的山势，却又觉得那心张牙舞爪的。顺着山路行走十几里，再斜插上一条土路，往深山里钻。又颠簸了十几分钟，就到了那个墓地。墓地在一片阳坡上，阳坡靠着一面悬崖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墓地附近已经有了好几十人，都安静地站着，旁边停着一辆中巴和十几辆麻木，还有一辆小车。

我本来有点心悸，一看这么多人也就安定下来，我们也和那些人站到一起。来得早的人正在向二三十米远的地方指指点点，那个地方就是传出笛乐声的坟墓。

在来之前，我就向很多迷信这怪事的人普及科普知识——打笛乐的声音存在是有可能的，但不见得跟鬼怪有关。有可能是墓地地下的石头具有很强的磁性，当人下葬时，把打笛乐的声音给记录下来，就跟录音机一样。然后在夜深人静时，把这声音当能量给释放出来。

就这么简单，电视上都讲了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事情。

但到了这里，身临其境看着旁人又期待又惊恐的表情，我也被感染，

觉得科普那套反而靠不住。人数虽然不少，但大声喧哗的几乎没有，最多就是几个人窃窃私语。半夜三更的，这么多人保持安静站在野外坟地，本身就是件很怪异的事情。我无聊地想着这些无关的事情。

我们和众人等了将近两个小时，一包烟都要抽完了，还是没有声音。有人就说，今天看来是不会有声音了，有人就附和，说是困了懒得再等，想回家。

我一直提着的心也稍许放下，这么远跑来，扑个空，我竟然没有觉得遗憾，反而有点解脱的感觉。

众人就陆陆续续散了，不到几分钟就走得只剩下二十人左右的样子。要不是我们坐的那个麻木半天打不着火，我们肯定也走了。

正当麻木打着火的时候，我正待跨上摩托，有人轻轻惊呼：声音来了。

这下所有的人都不动了，静静地站着，聆听黑夜中隐约传来的声音。在暗淡的星光下，看着旁人模糊的脸，单凭触觉体察空气就能感受到众人的恐惧。人真是无法解释的动物，明明害怕，却还要来尝试这种惊惧的感受。

当众人都凝神静气的时候，我也侧着耳朵，努力捕捉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笛乐声。可我什么都没听到。我开始在想，是不是每个来的人，其实都没听到，却回去胡编乱造，造谣生事。

正这么想着，我就听到了一声唢呐的声音，很轻很轻，吹过来了一阵微风，那唢呐声就夹了一丝在风中。

我一惊，连忙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果然，就是那个新坟墓的方向。

好像就是那么一刹那，整套打笛乐声音我都能听清楚了。

唢呐声一声声提高，接着就是钹的哐啷声，声音仍旧很小。但钹声尖锐，一下就穿透耳膜，钻进心脏。接着平鼓也敲起来，咚咚的每一下，人都听得真切。

果然是一套配合纯熟的笛乐班子打出来的交响。

我看着旁人，都是一动不动的，从身形姿势上能看出已经呆滞，都被笛乐的声音吓住。我尽量让自己脱离恐惧，说服自己：“这只是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。”背后还是一阵又一阵发寒，手心冰凉。

我勉强自己相信科学的念头马上就被打消，因为我的注意力转移了。

我看见了演奏笛乐的人。

我分明看见了那个老太婆的坟头，有一队打笛乐的艺人，敲钹的敲钹，打鼓的打鼓。吹唢呐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瘦男人，嘴巴鼓着大包，正摇着头用力地吹，他是个蒜头鼻子，通红通红。敲钹的年轻点，脸上笑咪咪的，双手拿着钹，等着节奏到了，就合上钹，是个豁子。打平鼓的面无表情，手上仿佛无意识地随着乐声不急不慢地敲鼓。

买鸭子送了头鹅。今天我们这些人来，可真的不枉此行。不仅听到笛乐声，而且看到打笛乐的影像。我隐隐有点兴奋，忘了害怕，对跟我一起来的同事说：“你看见打笛乐后面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没有？装束好奇怪。”

我的同事正在仔细地听笛乐声音，不耐烦地回答我：“你瞎说什么呢！”

我懒得再问，也不去关注几个打笛乐的人，我被坐在打笛乐班子后面的那个人给吸引了。那个人是个肥胖老头，肚子跟弥勒佛的一样大，脸上肉很多，但看起来并不滑稽可笑，板得死死的。身上穿了件那种老式的军装，这种衣服，我小时候还曾经看见有人穿过，并不是军人穿的正式军装，而是普通人照着军装的样式缝剪出的衣服。很多地处偏僻的人都还是这样的穿着。但我至少有十几年没看见了。

我在注意他，他也注意我，也朝着我看，嘴里念念有词：

“比开么贵……出山代普……活跳跳无失……乍浦桃……因某比米米索寞……尽归看目连……四散枝骨死绵……行短路……如抖抖来……”

那个胖子念的词我一句都听不懂，我现在能写出来的就是我当时勉强记下的一些发音。那胖子念了好长时间，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多。其余的一些，也许我随即忘了，但更多的是我根本就听不清楚他的发音。

不过我能够确定，那胖子念叨的肯定不是外语。因为他念的每一个字都是单音节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我能确定这是我们汉语特有的发音。而且从我对母语本身的感受上来讲，我能从那胖子说话的节奏上，确定他念的

的确是汉语，只是我听不懂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些跟咒语一般的语言，我好像听到过。

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曾经听到过呢？我拼命回忆。但有时候记忆也很奇怪，明明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想到了，可就是差那么一点，就如同隔了一张纸的距离一样。那记忆已经能够模模糊糊看见了，但就是无法想起。

那胖子坐在椅子上，好像觉得累了，就换了个姿势，扬起一只手，嘴里念得更快了。他念得越多，我就越发觉得自己听过。虽然听不懂，但越来越觉得熟悉。

我想听得更明白点，就往打笛乐和那个胖子的方向走了几步。还没走多远，我的同事就把我给抓住了：“疯子，你干吗？”

“我想听那胖子到底在说什么。”

“哪个胖子啊？什么胖子啊？”

“你看不见吗！”我被同事打扰，心里无来由的一股怒气生起，“你妈的，看不到吗？那个打笛乐队后面坐的那个胖子！”

同事猛地把手松了：“什么胖子？什么打笛乐的？我怎么看不到？”

我火气莫名地大，非常不耐烦，大声对同事说道：“你看不见吗？打笛乐的几个人，不都在坟头上吗？”

我说完，就继续向那胖子走去。我看见那胖子和打笛乐的几个人都看着我，嘴角带着微笑。连吹唢呐的都不例外，鼓囊囊的腮帮子看着也是笑的样子。

刹那间，我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我在哪里听过这胖子稀奇古怪的语言了。

魏瞎子曾经念过。

魏瞎子当年也是嘴角这么一丝微笑，被我牢牢地记住。这个微笑表情如今正挂在打笛乐的艺人和那胖子的脸上，胖子的嘴里仍旧在念那古怪的语言。

我对同事说：“那个胖子说的话很奇怪，我去听个清楚。”然后继续向胖子走去。

我这句话一讲出来，身边就有人尖叫起来，听声音害怕至极，接着就

有人死死把我给拖住。

有人就在喊：“这个人中邪啦。他看到阴司啦。”

难道他们看不到吗？这么明显，他们竟然看不到？

我被控制了行动，眼看着想听明白胖子的语言听不到，心里愤恨，大声骂起来：“你们搞什么啊，给老子松开，我×你们姆妈……么收归，凶介介，如大细目，歹狗远哉……”

我也念出了那些古怪的语言，我自己都莫名其妙，痴痴地愣住，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听不懂的话来。这下我和旁人都突然冷静下来，这太怪异，我自己也无法解释。他们听到我说出这诡异的语言，都不做声，只是更加用力地把我架起。

我被几个大汉往大路上拖，和那坟墓越来越远。可是不管多远，我都能看到那几个打笛乐的人，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打着笛乐，胖子还在看着我笑，越笑越开心。眼睛朝着我，眼光渐渐变成磷火。我还要看仔细，却被人拖过了转角，上了大路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

闹了这一出，没人还敢再待在坟地听热闹啦，都呼啦啦地往回走，二十几个人在一起气氛却更加紧张。原来恐惧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，而且这么多人都一起害怕，恐惧感叠加在一起，远远甚于一个人的害怕。有的人哆哆嗦嗦连麻木都坐不上去，山涧的猫头鹰叫一声，都会引起某人的叫喊。

我被架上摩托，一群摩托车载着这二十多人，从来路骑回去。我在麻木上被冷风吹了一会儿，脑袋慢慢冷静下来，不再像刚才那样，感觉有种莫名情绪支配自己的思维了。我开始回想适才的事情，诧异自己看见那胖子的时候，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呢，而且还不由自主地想靠近他？别人都看不见打笛乐的人和胖子，只有我看得见，为什么就挑中我呢？如果当时别人吓破胆了，不敢拦着我走到坟墓去，我现在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
我想到这里，浑身发麻，身上跟筛糠似的战栗，强烈恐惧。虽然是后怕，但也把我吓得瑟瑟发抖。

还好回去的路上没出什么怪事。半夜不到两点的样子，我们又回到么

棚子。么棚子是乐天溪以前的镇政府所在地，人烟密集，晚上还有人在街上的夜市摊上吃烧烤和宵夜。那些吃消夜的人看见我们回来，有的看见熟人就打招呼：“今天看到什么稀奇没有啊？”

没人回答他们，人群在么棚子散开各自回家。

第二天开始，整个坝区又开始传打箏乐更新鲜的奇事：某某商场的保安去看热闹的时候，看见打箏乐的阴司，还差点被阴司收过去……

没想到我也成了这怪事的一个谈资，心情异常郁闷。一些不知情的人，不知道那保安就是我，还在我面前诉说那晚的事情，说得天花乱坠，比实际情况夸张几倍，好像亲见一般，还一个劲儿地问我信不信。我呸！

过了两三天，一个中年妇女来找我，是那晚我坐的麻木司机带她来的。我不认识这个人，问她找我干吗。

那妇女说她是墓地传出箏乐的那个老婆婆的姑娘。

我一听就头大了。妈的，就只是看了个热闹，谁知道遇上这么邪性的事情。这两天向我打听怪事的人络绎不绝，我都烦透了。我的一个同事还问我是不是阴阳眼，我没好气地回他：“你娘的还阴阳人哩。”

那个死去老婆婆的姑娘想请我到她家里去一下。

我说，去干吗，我又不认得你。

那个妇女就不停地邀请我去她家，一遍又一遍邀请。

我一遍又一遍回绝了。

那个妇女见我态度坚决，看样子就要哭了：“小兄弟，你就当做做善事，救救命吧。”

我说：“我真的什么都不晓得，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帮你做什么事情？”

那妇女说：“你去我家，有人问你几句话就完了。帮不帮得了，和你没关系，你的心意我们家一辈子都记得住的。”

我还想拒绝，可是那妇女的样子已经很窘迫，仿佛我是她的一根救命稻草，满眼都是乞求。

我心软了，就同意去她家。

本来我撞了一次邪，不想再掺和这个事情，可事到如今，看这妇女说得这么可怜，就当是做好事，去一趟算了，而且是大白天去，能出什么事情呢？

我跟着妇女坐麻木去她家的时候，如此想着。

如果我能预见以后的遭遇，我想我肯定不会跟着那妇女走的，打死我也不会去她家。

坐麻木往乐天溪望家坪路上走去，到了那妇女的家，也不是她自己的家，而是她的娘家——那个老婆婆生前的房子。很平凡的一个农村青瓦房，修建在一个山湾半坡上，屋后是崖壁，屋两侧种着成片的竹子，屋前一个平整的稻场，稻场边缘是个陡坡，陡坡下就是连绵的梯田。

我跟着妇女走在梯田的田埂上，向那青瓦房走着。远远就看见稻场上支几张桌子，还有一些人在屋前屋后忙碌着。

我一看有这么多人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人多气旺，估计不会发生什么太邪的事情。

我走到稻场上，觉得口渴，就自己走到屋侧的泉水流淌处，用手掬两捧泉水喝了。这时候屋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向我连连作揖，是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。我猜这就是那死去老太婆的老汉。

果然没猜错，那老汉的确是一家之主，他请我在稻场上坐下，礼貌地跟我打招呼，支使下辈给我递烟，还要给我泡茶。我说喝不惯开水，再说已经喝过了。

我等着老汉跟我说要我做些什么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到他们，我只是个被吓坏了的年轻人而已，自顾不暇。我现在一个人都不敢去巡夜，上厕所都疑神疑鬼的，哪里能帮到别人呢？

那老汉把旁边看热闹的都支开，把凳子搬得离我近些，脸色突然换了神色，铁灰一样难看，他轻轻地在我面前说：

“莫帮他们，让他们去死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刚点上的烟掉在地下，“你儿（宜昌方言：您）刚才说什么？”

那丧妻的老汉，莫名其妙地给我说这么一句，把我说得稀里糊涂的。我有点晕。那老婆婆的姑娘是求着我帮忙，可老婆婆的老汉却没来由地说一句，不要帮。

这些都罢了，可他们到底要我来干什么啊？我能干个什么啊？我除了看他们死去老妈的热闹，撞了次邪，什么都不会干啊。这家人估计都是疯子，疯就疯了，缠上我干吗。

老汉说了这句，站起身走进屋里去了。

这时候，这家人的子女都从屋里走出来，跟我打个照面。跟我陆陆续续地打个招呼，我这下看清楚了，原来这家有三个子女——两个姑娘，一个儿子，都是中年人。儿媳妇也在，可是没看到女婿。

那个喊我来的妇女是大姑娘，现在还是满脸愁容。小姑娘也有三十好几了，很有礼貌，忙不迭地说打扰我了，要我别见怪。儿子没什么话，却死死盯着我，一看对我就有很深的敌意。我心里发憷：看来他蛮恨我，也是的，我深更半夜吃多了无事干，去打扰他母亲的坟墓，不恨我才怪呢。

儿媳妇就有点奇怪了，她说的话都是不着边际的，净是什么招待不周啊，什么要常来玩啊，小伙子结了婚没有啊，来了要吃顿饭，酒要喝好，满脸谄色。

如果说儿子的冷漠给我带来的是一点担忧。那儿媳妇的热情却让我感到强烈的惧意，我内心非常后悔傻乎乎地到这家来了。

我插个嘴，回忆一个小时候的经历，解释一下，我为什么对这家的儿媳妇如此惧怕：

我小时候，有一次跟着老爹老妈走人家，去了一个郊区的农户。房子很大，大人们凑在一起打麻将。我就和主人家的小孩一起玩耍，在屋里疯来疯去，不知怎么回事，那小孩拿出了一盒痱子粉，朝我眼睛里撒，我躲开，却迷了点在眼睛里，很难受。然后，我趁那小孩不注意，也抓了一把痱子粉往他眼睛里揉去，这下就惹了麻烦，那小孩没有防备，被我揉了好多痱子粉进去。他疼得受不了，就死命哭，把大人全都惊动了。大人连忙



带他去洗眼睛，我当时以为他的眼睛要瞎了，吓得六神无主，嘴里只是念叨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还好，痲子粉没有什么刺激性，小孩洗了眼睛，就安静了。大人们见没什么事情，又回到桌子上去打牌。那个小孩的父亲还怕我老爹打我，劝说我老爹“没得事，没得事，小孩子疯，蛮正常的”。

我为这家人的通情达理，深深感动。

没人跟我玩了，我就一个人无聊地坐在这家人的柴火堆子后面，逗他们家的狗子。

这时候，我就听到那家人的女主人带着她的小孩，又给她的小孩洗眼睛，边洗边问：“还疼不疼啊。”

那小孩就说：“疼。”

他们和我隔着个柴火堆子，其实很近，声音听得很清楚。

估计那小孩洗眼睛的时候，还是很不舒服，又开始哭起来。

这时候，我听到了那家女主人对我恶毒的诅咒：“这个短命的×××，把你害成这样，没得良心的，小害人精，心怎么这么狠……”

她边给小孩洗眼睛，边咒骂我。

我不怪她，我当时非常内疚，所以被骂我觉得是应该的。但听人在背后骂自己，心里总是不舒服，而且觉得怪怪的，甚至有点尴尬。

我就尽量躲着那个女主人，生怕被她看见我了，逮住我臭骂。

到了晚上，大人牌打够了，我们吃了饭，我老爹老妈就领着我回家。那家人就给我们送行，一直送到公路上。这时候，我经历人生第一次最伪善的事情。

那个几小时前还恶毒诅咒我的女主人，此刻，仿佛已经完全忘却了我对她小孩的伤害，满脸堆积着笑容，和蔼极了，亲热地抓着我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摸我的脸道：“今天没玩好吧……不要紧。下个星期天再来玩，大妈再给你做嘎嘎吃。小家伙看着就好乖哦。”

知道我那时候的感受吗？就一个字：怕！